



摆渡

邵彦山

我们曾在苦难中 ,昂起那么高傲的头颅
却被一杯蜜糖 ,活活毒死

我们被流浪的阴谋唤醒。开始慕鱼 ,开始
结网
开始一把把砍伐下自己的头发
在阳光的桐油里浸泡

我们张开高原般拥抱的姿势 相视不动
汗珠 ,一滴滴 ,一滴滴 从我们坚硬的身
躯告别
被我们流放的那些水 ,组成了河流
穿着一身奔放的态度。从急喘处 ,日渐平缓
沉默时 ,如黑夜栖息在镜中

我们的头颅就坐在彼此的头发之上
任由漂泊 ,任由困顿 任由穿过黑夜抵达阴天
我们坐在自己的大海上啊 ,你曾欢畅地呼喊
发髻插过梨花 ,额眉贴过云朵 ,肩膀立过水鸟

但我 ,还是在一片死寂之后 ,愿意听你说 :
重来 ,你把我的心晃痛了

石牛集市

何久

几只乡野土狗
在一只大黄狗的带领下
溜进这片用沙土铺就的场地
它们像一群没有理想的野孩子
玩起早已被精致思维废止的游戏
那些低廉而纯真的举动如同烫手的书籍
常常在被抵制或焚烧之后
引来痛切而怨悔的怀念
好在它们总能借助骨头淡忘一切

另一端 ,一辆四门敞开的轿车旁
四个成年人在弹玻璃球
他们捉对厮杀 ,兴致盎然
而在笑颜凝固的瞬间 ,他们都会悄悄地
紧一下衣领。从思想深处渗出的冷
棉布和火都无法阻止
或许短暂的删除能留出修改的空间
可谁又能保证锦绣的补丁能成全麻衣的夙愿
好在他们衣领下都埋藏着自赎的药片

今天 ,这个简陋的集市
只展销日落前三十分钟的荒诞

与阳光相遇一座桥上

诗野

那么多时光 ,立足水面
不见沉溺 ,也没有救援
它的呈现与逻辑相反
美丑不成比例
明明不合适 ,要依着
动静是件欣赏不来的花衣裳
波光 ,越拾掇越弱视
天空拿不稳两面铜镜
晃亮了额头上的深浅
晚些 ,驼着太阳的人将从对岸到对岸

致命伤

晓东

我站在窗口
看着那棵古老的香樟树
和飞腾起落的鸟儿
心情 ,如一颗被宿命抛向远方的弹珠
回到了童年的鸟巢
所有繁乱的、喧哗的、致命的
都有一个的起点或终点

时空仿佛成为一面镜子
在已知的陌生里 ,从有走到无
突然想起那只自由自在欢快的小鸟
依旧在夕暮的余晖里 ,一把弹弓
孕育一次隔世的相逢

悲剧没发生以前的那一分钟
是最美好的时光

古董

普达措

千年之后
第五十代子孙
就像我们读宋瓷、宋史一样
定会有一本书记载 :
张姓名绍斌字弘远
与妻生一儿一女

而展厅里 ,青瓷是他的另一些儿女
正用心灵繁育
生命的胚胎 ,金猴戏龟
母子情 ,斗笠 ,问天
海棠 ,水滴
依次列队 纷繁的故事

等待世人解码

在博物馆
穿越天青 ,梅子青 ,粉青 ,米黄的时空里
光阴恍惚
仿佛我成了宋人
也被后来者当成了古董

金沙塔

钟声

一九五六年元月
矗立千年的你轰然倒下
支解。以匍匐的姿态
铺成小城街道的一段路面

推土机力量无穷的铁臂
又将你们撬起 ,顺带
敲醒沉睡半个世纪的残梦
轧碎青砖古瓦的二次轮回

每一次的怀念
都是心痛的记忆
历史 ,曾经的故事
就这样在不经意间瓦解

汲水

林京勇

黎明前的天空繁星低垂
清凉的瓯江水此刻最为清澈
一个窈窕身影正俯身江边
从黑暗里舀出两桶璀璨星辰
当她挑着担子拾级而上的时候
慢腾腾的负重仿佛从远古而来
当她晃晃悠悠隐进吉林巷的时候
仿佛又走向了另一个悠长的远古

乡村剪影

张建青

那垄云间梯田
掀下一页皇历
抹去疲惫的宿命
换了梳妆 ,站在崭新的山坡上
双手抚过
揽一怀稻香
撑一把伞走来
留几处婷娜

然后
爬上洋尾村东山脚下的钟楼
隐隐听得一八三零年敲响的钟声
抖落古屋的欢颜和悲歌
余音里仍有召唤

留下也好 ,远行也罢
家总在
迎神节的酒杯都要举起

烟火

怀文

炉火里
夹杂着我们
感悟不到的父亲
爱的热度
一生的弧度

炊烟的尽头
再一次 ,唤起
五十年前
娘喊我回家吃饭的
乳名